



蓝雪花

□王彦双

刘伟在墙角的砖石缝里发现一株细弱的草，但父亲说那不是草，而是一株花。

刘伟从师范大学毕业后，响应号召，选择了去农村从教。父亲在乡村学校干了一辈子，如今已退休，在他的支持下，刘伟在乡下买了一幢房屋。房子小，但一个人住还够用，离学校也近，几十路就能走到学校，屋子前面还有一个小菜园。

学校的办公条件极差，窗户蒙上塑料布才能勉强保暖。孩子们的手脚冻伤是常事。乡村的孩子纯朴，但也有顽劣的。打闹、上课不认真、不完成作业的情况时有发生。刘伟是教化学的，必须以实验为基础，但离谱的是，学校竟然没有实验室，更别说实验仪器和药品了。

生活上的事也让刘伟烦心不已。他买的那幢小房子屋顶是油粘纸的，一个雨天，他下班回家打开房门，发现外面下大雨，屋里在下小雨——屋顶居然漏雨了。进入冬天后，天气一下冷起来，呵气成霜，晚上睡觉需要将头埋在被子里才不至于被冻醒。左右邻居都养驴，一驴叫

起，另一头必然应和。那“啊昂啊昂”的叫声于夜半听来，苦大仇深。刘伟开始失眠，有时半夜惊醒，绕屋彷徨，恨自己当初的决定草率，在心里打起了退堂鼓。

那年春节，刘伟向父亲提出自己想调回城里的想法。父亲未置可否，却讲起自己在乡村从教的经历。在刘伟听来，父亲当年的教学环境更加艰苦，但父亲不以为苦，反以为乐，尤其提到那些考上大学如今已经有出息了的学生，更是满脸欣慰与自豪。父亲没有抱怨乡村教学生活的艰辛，却感恩乡村从教生活丰富了自己的生命。刘伟被深深震撼了。

第二年春天，父亲来小住了一段时间，帮刘伟收拾菜园，种植蔬菜。就在整理菜园的时候，刘伟发现墙角的砖石缝里长出一丛细草，刘伟正要伸手去拔，忽听父亲说：“别拔，那可能是一株花！”刘伟仔细看了一下说：“怎么可能，分明是草呀！”父亲说：“花儿小时候和草一样，长大了开出了花来，人们才知道是花呀！”“可是，它生长在墙角，阳光

很难照到它，又是长在砖石缝里，吸收不到充足的水分和营养。”刘伟忧心忡忡地说，“即使是花，这么恶劣的环境，它能活下来就不错了，还能开出花来？我不信！”父亲笑得更加意味深长了，“那就拭目以待吧。”

从那以后，刘伟对工作越来越有耐心了。孩子们虽然顽皮，但却纯朴可爱，只要真心付出，他们就会回报更多的爱。刘伟买来药品，用洗脸盆代替水槽，用罐头瓶代替集气瓶制出氧气，看着细铁丝真的在玻璃瓶里噼里啪啦地燃烧起来，学生的眼睛也仿佛被点亮了，充满了惊奇与激动。他们喜欢上了刘伟，也喜欢上了化学课，没事的时候总喜欢围着刘伟叽叽喳喳问这问那。下雨天，离家远的几个孩子就来他家里住，小小的房间也热闹了起来。

最惊喜的是孩子们的成绩，简直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。那一年中考，刘伟带的班有11名学生考入重点高中，轰动全县。

又是一个清晨，刘伟在他的菜园里见证了一株“草”的盛

开。那丛已被他遗忘，生长在墙角，从砖石缝里生根发芽，差点被他拔掉的草，如今已成长为翠绿葳蕤的一丛，数朵淡蓝色的小花杂布其间，优雅的花姿，淡淡的花香，赏心悦目，让人心情一下子爽朗快乐起来。

刘伟打电话告诉父亲花开的消息，父亲告诉他，那种花叫蓝雪花，以前多生长在路边，是一种极为顽强的花，即使马蹄践踏，车轮碾压，依旧会努力开出花朵。

刘伟站在蓝雪花前，忽然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。恶劣的环境，无人关注，无人欣赏，甚至摧残践踏，却欣然接受命运的安排，不懈生长、开花，努力向上，自美其美，从困苦中生出美好，这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精神。刘伟一下子想起自己教的这些可爱的乡村孩子们。

刘伟送给每位学生一本日记本，扉页上都是一首题为《共勉》的诗：

砖石缝里自生芽，
无人理睬无人夸。
淡雅芬芳争上游，
墙角一蓬自绽花。

绿色军装，帽子上还有红色的五角星，五岁的小赵和父亲一起在窗外种下了一棵槐树，并且在树皮上刻了面国旗，国旗上的五角星和父亲帽子上的一样，熠熠生辉。

父亲在家住了没几天，收到归队电报后马不停蹄地离开了。母亲告诉小赵，父亲要奔赴抗美援朝战场作战，战争胜利后他就会回来。可是，槐树花儿开了，谢了开，两年过去了，小赵等到的是父亲的“烈士阵亡通知书”。

如今，老赵孙子都十岁了，藏在老赵记忆中的父亲容貌虽然已经模糊了，但帽子上的红五星依然清晰地闪烁在他的脑海中。老赵当年和父亲种下的那棵槐树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，他和父亲一起刻的国旗还在树干上，跟着树一起变大了，也变得有些模糊。

老赵的儿子在城里买了房子，接老赵去城里住。一个月后，老赵自己乘车回来了，住不惯城里的楼房倒是次要的，主要就是他放心不下家里的一切。那沧桑的院墙，布满烟火气的屋脊，水井旁黑得发亮的石块，还有窗外那棵槐树，槐树开花的时候，浓郁的香味包裹着曾经的回忆，他一个也放不下。儿子几次来接，老赵都不去，儿子拗不过老赵，只好遂了他的意愿。

窗外的槐树慢慢长大，粗壮的树干已经逐渐嵌入了院墙，屋

是悠悠的步伐在树下嬉闹。乡亲们在阳光下享受着新时代的幸福生活。

村支书看看手表，又抬头望了望墙上的挂钟，七点多，镇里的驻村干部来了。八点整，村长走出门，正要给老赵打电话，远远看见老赵来了。阳光照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，深深的皱纹里似乎藏着永远都读不完的故事。

老赵进屋后就一拍桌子，大家以为他要起哄反对，顿时安静了下来。可是老赵站起来说：“俺爹是党员，俺也是党员。都准备好了，拆迁，砍树，咱们尽快修路！”说话的分量活像是冲锋陷阵，那叫一个霸气！

原来，老赵一开始就准备砍树。他知道，槐树太大，根扎得太深，挪动后恐怕活不成了，白白浪费人力和资源。“人挪活，树挪死。”老赵说，“与其挪死，不如砍掉，另作他用，新时代的新农村建设，俺支持！”

路修好了，宽阔且平整，道路两旁种满了花草树木，微风吹过，能闻到一股清香，一个飘扬着五星红旗的旗杆立在路边，那么直，那么威武。旗杆是老赵立的，他把砍倒的槐树做成了旗杆。

刻有国旗的大槐树和几十年的老房子都有老赵父亲留存的印记。为了支持建设新农村，老赵主动把房子拆了，把树砍了，但父亲的印记没有消失，旗杆上飘扬的五星红旗就是印记的延续，因为旗帜上的鲜红是老赵父亲和无数烈士洒下的鲜血。

老赵这些年守着老屋，精心照顾着大槐树，夏天的时候，槐树下零零散散地坐着闲聊的乡亲们，有人坐在马扎上，手里晃着蒲扇，几个学步的小孩迈着晃

晃悠悠的步伐在树下嬉闹。乡亲们在阳光下享受着新时代的幸福生活。

村支书看看手表，又抬头望了望墙上的挂钟，七点多，镇里的驻村干部来了。八点整，村长走出门，正要给老赵打电话，远远看见老赵来了。阳光照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，深深的皱纹里似乎藏着永远都读不完的故事。

老赵进屋后就一拍桌子，大家以为他要起哄反对，顿时安静了下来。可是老赵站起来说：“俺爹是党员，俺也是党员。都准备好了，拆迁，砍树，咱们尽快修路！”说话的分量活像是冲锋陷阵，那叫一个霸气！

原来，老赵一开始就准备砍树。他知道，槐树太大，根扎得太深，挪动后恐怕活不成了，白白浪费人力和资源。“人挪活，树挪死。”老赵说，“与其挪死，不如砍掉，另作他用，新时代的新农村建设，俺支持！”

路修好了，宽阔且平整，道路两旁种满了花草树木，微风吹过，能闻到一股清香，一个飘扬着五星红旗的旗杆立在路边，那么直，那么威武。旗杆是老赵立的，他把砍倒的槐树做成了旗杆。

刻有国旗的大槐树和几十年的老房子都有老赵父亲留存的印记。为了支持建设新农村，老赵主动把房子拆了，把树砍了，但父亲的印记没有消失，旗杆上飘扬的五星红旗就是印记的延续，因为旗帜上的鲜红是老赵父亲和无数烈士洒下的鲜血。

早上六点半闹铃响起，山村依然寂静。村支书起床后，来不及吃早饭就赶到了村委，他为了这个修路的碰头会，筹备了两个月。修路方案反复讨论过了，在村旧路上拓宽修直，规划成一条笔直的大路通向村外，但是要穿过老赵家的院子，老赵家需要拆迁，院子里那棵大槐树也必须移走。

只要老赵同意拆迁、移树，就马上开工修路。

桌椅已经摆好，村支书拿起扫把，扫了一遍地面，并没有扫出灰尘，走出门，点燃了香烟，在烟头忽明忽暗中，几只鸟儿飞过。

这几年，新农村建设改造，像别的地方一样，村容村貌美化了，不仅干净，也气派了很多。小广场上的花坛里开满了月季和芍药花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。只剩下村里的这条村路，弯曲且狭窄。村里提出修路的时候，家家户户都是跳着脚鼓掌的，有点儿拨开云雾见月明的意思。

七点半，村民代表都到了，除了老赵。村支书到门口望了望，往老赵家的方向走去，走了一半，又返了回来。没有人张得开这个口，大家都知道，老赵的院子和那棵大槐树，是他的命根子。

老赵家的房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年盖的，那时的老赵还是小赵，才五岁，他的父亲是解放军战士，他的爷爷是个砖窑匠，爷爷用自己亲手烧制的砖，在街坊的帮助下盖了这座房子。房子盖好半年后，小赵父亲回来探亲，穿着黄



印记

□慕然

烟杆，“吧嗒吧嗒”不紧不慢吸叶子烟，吐出一口又一口浓浓的白烟。有愿意买酒的，先是拿竹斗舀一点倒进嘴里，抿嘴，闭眼，“咕咚”一声咽下，哑吧哑吧嘴，这才跟老泉说，“来二斤”。

等不到散场，老泉的酒坛就空了。有人还想要，老泉说，只有下次赶场喽。镇上有人便劝老泉，每场该多弄些酒来。老泉说，不能糊弄喝酒的人哩。

老泉家的酒香味醇厚，缘于他家山后那个山洞。洞里藏着十几个大瓮，个个装满了酒。每一个坛子上都贴着一张红底黑字的标签，标签上写着窖藏的起始年份。只有那些窖藏超过五年的，老泉才背到场镇上卖。大伙都知道老泉家的酒是纯粮酒，味道好，喝了上头，但没有人知道老泉家酒的窖藏秘密。老泉家几代人牢牢保守着这个秘密。

一年，秦灵山突然闯进来一群土匪。土匪头子姓李名豹，满脸横肉，右腮上一道刀疤，像一只巨大的蜈蚣趴在脸上，样子非常吓人。李豹嗜酒如命，江湖传言“半斤当漱口，天天一斤酒”，人称“李不倒”。

李豹带着的土匪进村后放话说来，凡是当地的酿酒人家，每家必须献酒五十斤，不按规矩献酒者，将上门“讨教”。老泉心里自然明白，这“讨教”意味着什么。

好汉不吃眼前亏。老泉只

得装了一坛，亲自给李豹送去。李豹一尝，赞道：“果然是好酒，再送一坛来。”老泉心里极不情愿，但他没办法，只得又送来一坛。

才过了一天，几个土匪就来到老泉家，颐指气使地吼道：“我家大哥说了，你家的酒全归他。”话音未落，便一起动手准备搬抬酒坛。一看这架势，老泉就知道这坛酒在劫难逃了。他俯下身子趴在酒坛上，大声说：“我家已经进献两坛了，家里就只剩这一坛酒了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吧……”他呜呜咽咽说着，两个土匪已经快步上前，一人扭住他的一条胳膊，打算将他架走。不料老泉铁了心护酒，架了几下竟没拉开。另一个土匪一看，抓起一块青砖，使劲撞向酒坛。“哗啦”一声，酒坛瞬间破碎，酒泼了一地，浓郁的酒香刹

那弥漫全屋。老泉气急，转过身扑向土匪。土匪头子李名豹，二话没说，一拳砸到老泉的脸上，眼前一黑便不省人事了。

等他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头上缠着绷带，眼前站着一位面带微笑、头戴红五星帽子的高个子军人，旁边还站着两个身着麻布军装的人。

“完了完了，这刚走了土匪，又来了队伍。看来泉家的酒业要毁在自己手里了。”心里正这么想着，老泉就听见面前这个高个子男人轻声说：“老人家不用

怕，我们是红军。我们本想买你家的酒来给伤员消毒治伤，碰巧遇到土匪抢劫。土匪已经被我们活捉了。你被土匪砸伤，昏迷了一天。”

听男人这么一说，老泉感觉头顶钻心的痛。他心想，坏了，这帮人也在打他家酒的主意。一想到这些，老泉不敢言语。男人见老泉半天不说话，屋里也没一个完好的酒坛，便说：“看来乡亲们说的是真的，你家的酒全被土匪抢走了。”说完，叮嘱他好好养伤，便招呼其他人回场镇。

男人走后好半天，老泉才缓过神来，发现自己一身冷汗。他躺在床上，等天完全黑下来，悄悄溜出屋。他顾不上头顶炸裂般的疼痛，顶着月光，向场镇走去。

场镇上，街道两边的屋檐下聚集着百十号兵，有的和衣而睡，有的怀里抱着枪席地而坐，有的则两人合盖一件破旧的棉衣半卧半躺。有几个人，头上手臂上缠着血迹斑斑的绷带，个个咬紧牙关，克制着呻吟声。

看到这里，老泉鼻子一酸，轻手轻脚，向一处透着亮光、有人站岗的房子走去……第二天凌晨，八个身着军装的战士抬着四个大酒坛，从老泉家房子后面的岩洞里出来。那个高个子军人紧紧握住老泉的双手，激动地说：“老乡，谢谢你……”

“秋风起兮白云飞，草木黄落兮雁南归。”恍惚间，秋天来到故乡。秋光，宛如一支无形的巨笔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将乌柏层层晕染，淡红、鲜红、殷红、赭红、乌红、紫红……予清苍疏旷的深秋一缕温情。

河滩上是郁郁葱葱的野草，也长着稀稀疏疏的乌柏。霜林染醉，明黄血红，缤纷玲珑，远观近看，皆成风景。阳光下，它们的色块分明，立体感极强——向阳的一面，颜色较深；背阴的一面，色彩较浅。而每一片叶子的颜色也不尽相同，在我看来，一片片乌柏树叶都是一只只精灵，有着前世、今生与来世。

最喜欢南北朝《西洲曲》：“忆梅下西洲，折梅寄江北。单衫杏子红，双鬓鸦雏色。西洲在何处？两桨桥头渡。日暮伯劳飞，风吹乌柏树……”而令人至今难忘的，是在河滩上读过的《聊斋志异》中的绿衣女所写的乌柏诗。

一天晚上，青年男子于璟点一盏烛光，开始读书。忽然窗外有个女孩赞叹道：“于公子，你好勤奋呀。”说话间，女子掀开门帘走了进来。于璟看着女子，绿衣长裙，身姿曼妙。两人一见钟情。

又一天晚上，两人喝酒聊天。于璟发现绿衣女精通音律，要她当场吟唱一曲，只见绿衣女用脚踏着拍子，轻唱：“树上乌白鸟，嫌奴中夜歌。不怨绣鞋湿，只恐郎无伴。”歌声婉转悠扬，令人神往。

风吹乌柏树自是最美的时刻。当风贴着河面吹来，吹得一棵树乌柏叶哗啦啦作响，枝条摇红，树树翻赤，叶片好比一只只红蝴蝶，又仿佛一只只火鸟，在飞翔、盘旋、舞蹈，斑斓华丽，缤纷绚烂。

特别是到了晚秋，纷纷飘飞的乌柏叶子，使人想起屈原《九歌·湘夫人》里的佳句：“袅袅兮秋风，洞庭波兮木叶下。”

登卦台，追那远古之风

□王重扬

倘若有一天山风多吹走了一粒尘，山羊多啃食了一棵草，那卦台山便会流失，虽是轻微的吧。那可不行，还是趁早去看看。

跨过藉水，越过隧道，我们奔波在朝圣的路上。隧道里灯光明暗交错，明亮处刺人眼睫，黑暗处犹如深渊。我想，如果我们在穿越时空，那隧道尽头便是近万年前的秦川大地，那该多好。渭水在山脚蜿蜒行走，在风雨雷电的陪伴下，他渐渐有所思、有所悟，手握石刀，在土层上缓缓刻画着无人能懂的图案。他是伏羲，我要去拜访的人。他生活于数千年前，但并不影响我们去叨扰他。

隧道尽头是三阳川。明胡缵宗《卦台记》云：“朝阳启明，其台光荧；太阳中天，其台宣朗；夕阳返照，其台腾射。”一日之内，三阳殊不同景，故称三阳川。三阳川如一泓椭圆形状的平湖，群山环绕，渭水在中间如蛇游艺，将江面剖割成两部分。“蛇”的中段有一座孤峰，形似微微隆起的龟背，漂荡在三阳川平静的湖面上。

这孤峰，便是人皇伏羲当年观宇宙万象，画八卦图的所在。

仰望，攀登。陡起的石阶碰撞着造访者的目光，我低着头，沉默不语。微风扯我轻浮的身影，我想，我愿意将自己交给风烟，融进万物的轮回里，但愿能一睹伏羲在卦台山的凤姿，看看这位破鸿蒙、启文明的圣人，是因为何等因缘、何等睿智，能参破天地玄机，打开中华大地上蛮荒与文明的结果。

土夯的城墙矗立在峰顶，黄土一层层垒起，沿着山峰的形状形成环形的城堡。这种堡子在陇东南地区非常常见，在古人人们为了躲避战乱，抵御土匪流寇，必须采用防御措施，随陡的孤峰上土夯的堡子是最佳选择。

穿城门，登城墙。三阳川豁然入画，一览无遗。渭水两岸，阡陌纵横，屋舍整齐有序，村庄星罗棋布，天地翕张，群峰悠远，真有远人间而近远古、忘俗世而追圣行之感。渭水悠悠，在山谷间游走，弯曲随性，最终隐匿于百里之外。

我所站立处，必定是伏羲曾站立之处。我们横跨了几千年的时光，走到了重合的空间点，



飒飒秋风乌柏红

□刘峰

风仍在吹，直吹得乌柏褪红衣。

一人秋深，柏树叶脱，色如苍铁。枝丫间坠着一簇簇乌柏籽，外壳呈青黛色，露出四瓣雪白的果粒，三三三两两为一团，远远望去，状若白腊梅。

乌柏树是乡间一宝。它除了具有观赏价值，还是一味药材，可杀虫、利水、通便，治疗疥疮、湿疹，疗皮肤皲裂、水肿。《本草拾遗》云：“柏油，服一合，令人下利，去阴下水气。炒子作汤亦可。”另有“柏油，涂一切肿毒疮疥”之说。

此籽还可作工业原料，从中提炼的乌柏蜡，可制造肥皂、胶片、蜡烛、油纸伞；乌柏油，可作喷漆，早年乡间用它来点灯，燃起来有一种独特的芳香。

我会选择在深秋回乡。只见河两岸的乌柏树上，仍残留着稀稀疏疏的叶子，它们的颜色更沉凝了，那是一种深沉的红，红得泛紫，红得发乌。

此红，最能抚慰人心，缓解乡愁。



小小小说

老坛酒

□刘乾能

老泉家居秦灵山，祖传酿酒。秦灵山海拔一千五百多米，全是坡地，只产玉米黄豆高粱黍子。金黄的玉米，火红的高粱，在老泉家变身成一坛坛纯粮酒。到老泉这一代，已传承百余年。老泉家的酒，倒进杯子能挂壁，放在碗里能点燃，入口醇厚甘冽，回口芬芳浓郁。喝过他家酒的，无不竖起大拇指说好。

遇到赶场日，老泉装上一坛，用背篋背到场镇。放下酒坛，拿出一个土巴碗，放一只舀酒的竹斗。老泉呢，嘴上咬一根

卦台远去，历史风烟萦绕不散。渭水远去，文化血脉叶茂枝繁。